

裝甲部隊指揮官城鎮作戰地區分析

—以伊拉克巴格達城南部地區作戰經驗為例

原文名稱：Commander's Assessment：South Baghdad

作者：美國陸軍布朗羅素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Ross A. Brown, U.S. Army）

編譯：陳正強上校

取材：美軍 2007 年 1-2 月「軍事評論」雙月刊第 27-33 頁（Militar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7,P27-33.）



提要

一、軍隊若在外國執行反暴動任務，必須了解戰略及作戰階層的重心就是民眾，而如何獲得當地人民的信賴與支持正是各階層遂行任務的關鍵。

- 二、裝甲兵各單位若要有效避免慣性思維的盲點，必須建立一個爭取主動的環境，同時大家也要努力學習與改進一成不變的習慣以保持先制的優勢。
- 三、裝甲部隊軍官團教育應採用反覆研習、模擬戰況且能找出解決辦法的教育模式去實施，因為戰鬥與群眾暴亂的情況是沒有充分時間運用群體決策去即時因應問題的特殊情境。
- 四、越戰中的美國陸戰隊、英國軍隊的近代戰史以及美軍裝騎營在伊拉克的作戰經驗都可以印證軍隊要融入民眾的生活才是建立安全環境並確保部隊安全的最有效方法。
- 五、美軍第 3 裝騎營作戰初期曾以 M114 悍馬車為主要戰鬥車種，雖然它性能相當優異，可是他們的主戰車與布萊德雷型人員戰鬥車更能有效地保護部隊的安全，也能嚇阻或摧毀敵軍。
- 六、另一種可能造成部隊戰敗的原因則是單靠美軍執行作戰任務以及現地巡查的問題。如果所有任務都有伊拉克士兵的參與就更能強化該國政權的合法性，而且伊拉克維安部隊也較能分辨出潛伏份子的面貌，並有利戰術性對話的進行。
- 七、如果運用履帶車輛執行任務時，不管是 M113 人員運輸車種或布萊德雷戰鬥車，我們都會讓伊拉克軍隊跟在裝甲部隊的後方，這樣不但能保護他們的性命，也能使其了解我們確實考慮到他們的生命安全，就像維護自己官兵一樣重要。
- 八、道路上設置的土製炸彈對部隊安全形成最大威脅，美軍第 3 裝騎營整合了地面探測雷達、步兵、防爆處理小組、戰車、布萊德雷人員戰鬥車與陸航部隊，執行道路障礙聯合排除的任務，成效斐然。

前言

今天美軍營長在伊拉克作戰的遇到的問題正與所有營長在其他戰爭裡面對的處境一樣困難。本人從 2005 年 3 月到 2006 年 3 月之間在南巴格達城的作戰地區(Area of Operations ; AO)實戰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更為軍隊的城鎮作戰研擬出一套有效的戰地分析方法，而這種評析方法不僅是我與同事們共同研討的成果，並且也同樣適用於解決營長們在伊拉克任何地方碰到的問題。本文目的旨在詮釋這些問題的本質以及個人如何處理問題的心得，還有我們作戰地區的部隊曾為贏得勝利而採取的因應作為。

基於我們第 3 裝騎團第 3 裝騎營（雷擊營）「3d Squadron, 3d Armored Cavalry Regiment (Thunder Squadron)」必須為伊拉克作戰做好戰備整備的前提，於是我大量閱讀反暴動任務「counterinsurgency (COIN) operations」的文獻、陸軍作戰教則草案（FM3-7.頁 22）與蒐集而來的相關資料，結果發現反暴動任務大都界定為政府為弭平暴動事件而採取整合軍事、準軍事、經濟、心理及民間行動的特定任務。因此，軍隊若要在外國執行此項任務，必須了解該國的群眾(population)就是戰略及作戰階層的重心所在，如何獲得當地人民的信賴與支持正是以上兩種軍事層級遂行任務的關鍵。儘管戰術階層沒有重心作為目標，但是爭取當地民眾的信任與支持就像戰略階層的任務主軸同等重要。



圖一—美軍第 3 裝騎團第 3 裝騎營（雷擊營）的奧利佛下士（Michael Olivas）於營部巡查基地擔任衛哨任務的情形。

圖片來源：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AFP，法新社，2005 年 9 月）。

問題

陸軍軍事決策程序（Army's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MDMP）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模式。這套程序中第一步驟為實施任務分析，目的在找出軍事問題的範圍，並釐清問題的原因。而其後續的步驟則在透過計畫或命令執行各項作為來處理軍事問題。本人開始就任之際雖想以最少資源或精力去發掘軍事問題的真相，可是在任職期間竟會投入不少心力。最後個人終於歸納出 16 點心得如下：

1. 敵人常混入人群中活動。
2. 敵人會從戰術上學習與調整自己，並能在一星期內跟上我們的作戰步調。
3. 敵人能迅速分權領導部眾與靈活變化—各種族群會在作戰地區分以不同組織型態相互合作。
4. 敵人經常使用土製炸彈（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IEDs）作為攻擊武器。
5. 地形易限制履帶車輛機動以及部隊可用的行進路線。
6. 作戰地區（AO）是一個提供敵人武器儲藏洞庫（caches）林立、會議召開和軍事訓練的地區。
7. 作戰地區不會有大型人口集散中心出現。
8. 廣大的群眾表面上都寧願保持中立態度，但實際上又有聲援暴力組織的傾向。
9. 作戰地區裡以遜尼（Sunni）派的人口最多，什葉（Shi'a）派則為弱勢族群。
10. 清教派回教徒（Wahabbists/Salafists）主要分布在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周邊地區。
11. 作戰地區共有 5 大種族，各族又有許多部族長。
12. 在我們美軍抵達作戰地區以前，各種族群聯合抵禦外侮的結盟方式早已是基本的共識。
13. 本地民眾失業率極高。
14. 我們與多族群組成的伊拉克維安部隊（Iraqi Security Force；ISF）維持治安上的合作關係。
15. 我們沒有足夠經費換取或運用情報。
16. 我們全營正準備開打一場沒有經歷過的戰鬥。



圖二—2005 年 11 月巴格達警方找到一枚蓄意安置路旁的土製炸彈（IED）。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Roadside_bomb 維基百科網。

原本我以為在作戰地區執行任務或擁有更多經驗時就能儘早找出問題背後逐漸增加的因素，甚至認為直到任職結束前各種成因將會大幅減少。結果發現這些原因的數量反而增加了，甚至使我更瞭解作戰地區的複雜程度，所以，在我卸任以前仍因沒能解決實際問題而感到遺憾。儘管如此，美軍部隊依然還要在各作戰地區繼續遂行作戰任務。然而，處理人群問題的急迫性直接攸關衝突的爆發，以及可能面對伊拉克人民燃起堅定鬥志的風險，如果情勢真的發展至此，就不是我軍單靠擊滅或拘禁暴民的方法就能順利地的解決問題。



圖三—2007 年 1 月 31 日伊拉克維安部隊正在伊拉克布赫瑞茲 (Buhriz) 的營區前站哨。

圖片來源：en.wikipedia.org/wiki/Iraqi_Security_Forces 維基百

科網。

敵人

我們部隊只要遠離作戰地區後，就會直接與各種熟悉的暴力組織進行戰鬥，而這些暴力團體中以伊拉克境內的蓋達組織（Al Qaeda）最具代表性。再從戰場幾何學的角度而言，我將巴格達城多國師級指揮部（Multinational Division-Baghdad's；MND-B's）管轄地域的戰鬥地區（battle zone）定義為巴格達城的中央區。伊拉克以巴格達城為其首都，不僅它是多國師級指揮部轄區內敵人的戰略核心，而且也是敵人採用殘害城民與伊拉克維安部隊的手段來換取最大戰果的地區。還有，敵人在當地犯下的罪行不但破壞伊拉克政府的信譽，也到處造成人民的恐慌，並擴大大宗宗教分裂的衝突，甚至廣泛地引起國際間的高度關注。

通常這些分布在巴格達城的中央區外圍的地域都稱為支援地區（support zone），而我負責的作戰地區則位在巴格達城的南邊。所謂的支援地區是敵人為達成作戰目的而從事生活、訓練、計畫與戰鬥準備的場域所在。其次，我認為敵人實際與我裝騎營正面交鋒的作戰只能算是戰術階層的任務，其重要性遠不如巴格達城中地區的戰略性任務以及化解伊拉克維安部隊（ISF）與我軍衝突的戰術性任務。儘管我們與敵對的暴力組織各有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我認定他們之間仍會因為不同時間發動單一的攻擊行動難以奏效而取得密切協調的共識。另外，我也相信這些組織會由於需要適時的後勤支援而相互合作，所以我軍必須設法癱瘓敵方的後勤支援能量來抑制暴力組織的正常活動。

民眾

首先，軍隊執行反暴動任務理應瞭解地方人民的歷史、語言、風俗與傳統文化。實際上，個人在伊拉克從事任務期間，針對當地文化的認知與準備工作方面，通常偏重在風俗習慣的課程介紹以及一種主要語言的學習。我們軍官經常熟讀第3裝騎團的任務「建議閱讀須知」（recommended reading list），即使這種參考資料主要用途是協助我軍能夠了解伊拉克國家及人民，但是光靠閱讀文件事不足以行事，畢竟平時實施戰備訓練與裝備保養後就幾乎沒有時間可以討論相關的資訊。幸好本營約有六成的官兵在一年前都有參與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經歷，對伊拉克風俗

和與語言也都具備了基本的知識，所以單位裡即使不常安排民情教育課程而產生的問題並不會對我任務產生嚴重的影響。

其次，我認定除非是我軍或伊拉克維安部隊能夠全天候執行巡邏的勤務，否則住在作戰地區裡的伊拉克人民會給與暴民進出自如的機會，也讓暴力團體順利融入他們的生活圈而難以掃蕩。還有我發現當地民眾會觀望剛勝選的政府與暴力組織間政治角力的結果來決定支持贏家的立場。另從我個人觀點看來，大部分的人民由於累積多年的生活經驗而抱持著「從明哲保身轉為和諧共處」(going along to get along)的態度，以及充分感受到過早表明立場的錯誤判斷恐將面對賠上性命的風險。

再從我與伊拉克民眾相處的經驗而言，他們那種凡事都以自我利益優先設想的心態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包含平民或伊拉克維安部隊都是如此。也就是說，群體或國家至上的觀念完全比不上個人最佳利益的現實考量。此外，我也體認到伊拉克無論是民主、君權或獨裁政體，該國人民完全不在意國家到底會由那一種政府當家。因為他們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才能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求。所以只要政府或那一個組織真能達成百姓的根本要求，那麼就會順理成章地得到民意的支持。由上可知，我在伊拉克服務的歲月裡，我深深領會「滿足基本需求」是財源有效分配與經援專案推動優先順序的前提。換言之，我們想要了解人民的實際需要以及決定推動軍民合作專案的先後次序，這時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就是一個相當實用的理論。於是，我就不再刻意向當地民眾持續宣傳民主政治的好處。因為如果你們生活在人們與飼養的動物都喝著同樣水質的環境，你就根本不用理會美軍到處宣揚傑弗遜總統式民主制度推行的成效、理論及優點。



圖四－2005年9月美軍第3裝騎營布萊休凱姆（Kim Bradshaw）上士，正在任務地區的巡查障地進行檢查。

圖片來源：法新社（AFP, 2005）

再者，軍隊必須認清伊拉克國內與作戰地區中種族的分布概況，這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而在我剛到巴格達城就任時就沒有設法了解族群的特性，直到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後我才明白各種族都以保護本身族群當作是最重要的事。因為某一個種族內的族民只會告訴我們別族暴徒與其罪犯活動的訊息，卻對自己族裡那批人員的動向反而刻意袒護。還有，雖然地區內每個家庭與軍隊營房都有衛星天線可以收視阿拉伯播放的節目，但口語相傳仍然是各種族間最可靠的人際溝通方式。所以這樣的溝通技巧也成為我想和各族長或資深長者表明意見的重要管道。可是後來我又觀察到族長們對其族群影響力不夠深遠，就不願再用這種曠日費時的方法。例如有一位和我私交甚篤的族長表示就算他在族裡過去 40 餘年都有深厚的影響力，但到了現在已不能輕易撼動年輕

一代族人的想法。既然我面對的各族群大多數的青年年紀都在40歲以下，故那些族長的地位對我真的沒有實質的幫助。

此外，曾有部分反暴動任務研究專家認為執行軍民合作的經援專案（civil-military projects）可以提升族群對軍方的信賴感，但我認為在所屬的作戰地區內的伊拉克族群即使會接受我們提供的禮品、錢財及專案的援助，實際上這些恩惠還是不能完全爭取到群眾對我們軍方的向心力。因此，我將極為有限的專案資金用來建造一座兒童的足球場，希望能應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就像透過主動改善水質的例子來滿足人們需要。這樣做法對我任務的推展也有相當助益，而維持道路的暢通又是另一個很好的實例。後來，我還要求部屬須將所有專案的補助先用在部隊執行的任務方面，然後才用到伊拉克人民的身上。



圖五—2007年8月14日聯盟部隊指揮官沙勒蘭上校（David W. Sutherland）正與什葉派夏亞得村莊（Sa'ad Village）的桑米（Sheik Sammi）族長交談，並確保當地居民的安全。

圖片來源：海頓下士（Serena Hayden）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伊拉克維安部隊

回想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間，本營曾與兩個伊拉克內務部（Iraq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MOI）直屬營與伊拉克陸軍（Iraqi Army；IA）營級部隊有過合作的經驗，而這些營級部隊也都各有

特色和缺點，首先說明他們的共同特性，例如伊拉克的軍官或士官比較缺乏正規的軍事訓練。所以，目前我們軍方已為這些伊拉克軍隊建立一套專業的教育訓練制度。相對而言，我們的指揮官們也要非常了解美軍合作的對象與共同遵守的工作事項。



圖六—2007 年 9 月 28 日伊拉克陸軍執行警戒與搜索任務時在一間家屋外面擔任戒護工作。

圖片來源：休本索士兵（Christopher Hubenthal）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圖七—2007 年 9 月 22 日第 5 伊拉克陸軍師三位士兵在執行工業區警戒任務時由美軍安全掩護下正朝向目標移動中。

圖片來源：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其次，畢竟大多數的伊拉克維安部隊的部隊長都是按照官階

高低派任，故逢迎拍馬就變成勝過學歷、績效與專業程度的主流價值觀。於是，在我們遇到的案例中，這些想要領軍、打仗與勝敵的伊拉克軍人所率領的部隊大都表現出缺乏效率與令人失望的模樣。再者，這些與我們合作的伊拉克部隊都以什葉或遜尼族派為主，庫德族人則完全沒有加入的權利。也就是說，伊拉克維安部隊這種招募人員的政策在族群的比例上已違反公平的原則。還有一個與我們合作的伊拉克陸軍營全由遜尼族編成，而營長就是該族的族長，而副營長則由他的兒子擔任。這位營長也談到假使我軍離開伊拉克後，他們全營將會向南移防，準備回到原本族群的居住地區去防衛家園。不幸地，我想我們部隊只要有來自同一村落組成且派系色彩濃厚的軍人存在，那就不可能打造一支以國家觀念為主遠重於自己所屬聚落和宗教的軍隊。

任何一位剛到戰地任職的指揮官還要理解伊拉克軍方的普遍想法，才能熟悉可能合作對象的思維方法。當我們招募兵員時發現伊拉克內務部（MOI）所屬突擊特種部隊都具有性格剛烈的特質，而與我們合作的伊拉克陸軍（IA）則顯現出溫和保守的個性。所以伊拉克陸軍指揮官寧願多花時間在設置檢查點（checkpoints）上或派兵到前進部署陣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s；FOBs）中執行任務，也不願主動參與突襲的行動。然而，我們也發現由美軍主導的攻擊任務裏若有伊拉克官兵參戰時，他們也同樣能表現出強悍與驍勇善戰的一面。

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則是我們的伊拉克維安部隊計畫作為、指揮、管制與後勤支援的能力與我軍落差甚大。本營為了改進伊拉克維安部隊營級幕僚的水準，我們開始推動首創的軍事臨時訓練小組（military transition teams；MiTTs）制度，希望全力提升維安部隊各連排的工作能力。我們也對這些合作的盟友引進本軍的軍事決策程序（MDMP），並協助他們建構完整的後勤系統，還有擴編他們功能不足且成效不彰的通信結構。



圖八—2007 年 8 月第 2 戰鬥旅軍事臨時訓練小組（MiTTs）派頓士官（Angela Petty）與伊拉克士兵協助保護伊拉克居民前往一處宗教勝地。

圖片來源：畢勒下士（Katrina Beeler）拍攝，

www4.army.mil/ARMYIMAGES/armyimage.php

在我們與伊拉克維安部隊共同合作的經驗裡，治安工作（operations security；OPSEC）是規劃所有任務的主要因素。每一位用心的指揮官應牢記一項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有時伊拉克維安部隊中會有暴力組織分子與宗教狂熱主義支持者潛伏其中，他要採取各種應變措施來落實治安工作的推展。尤其是他與伊拉克內務部相互合作過程中必須留意所有預先規劃的任務目標都應在合作的單位實施前必須經過伊拉克內務部授權同意下才能執行。譬如過去曾有從暴力組織奸細混入伊拉克內務部，而將我軍所有作戰目標的資訊外洩出去，導致我一件最重大的任務無法順利完成，而失敗的原因正是指揮官輕忽這項原則的結果，所幸此次洩密的事件對我官兵並未造成無謂的犧牲。所以，國防部更加支持多國部隊的作戰，對伊拉克陸軍旅級單位以上與我合作的任務也都願意充分授權。

就在本人自伊拉克離職之前，曾在我作戰地區的合作過伊拉

克維安部隊就非常需要我軍的協助及指導才能落實安全維護工作與有效執行任務。我也經常對他們是否願意像我們部隊一樣去打贏這場戰爭或只是需要經援上資助的問題而感到懷疑，不論我的觀點正確與否，但我還要強調在我任內伊拉克維安部隊明顯提昇了他們的作戰能力。

作戰任務失敗的原因

我們曾經有過慘痛的經驗，那就是在作戰時發生傷亡的悲劇就彷彿像打敗仗一樣，而我也綜合分析出一個單位之所以會於伊拉克戰敗的相關因素。畢竟，敗給敵人的原因的確有跡可循，列舉原因如下：

- 一、每日在相同時間撤離前進部署陣地的兵力。
- 二、使用相同的路線或車輛。
- 三、對於敵人發動的攻擊或重大事件都運用同樣的處置方法。

換句話說，上述的措施都讓敵人可以掌握我們的固定行為模式而採取對策。基此，為了有效避免慣性思維的盲點，各單位必須建立一個爭取主動的環境，同時大家也要努力學習與改進一成不變的習慣以保持先制的優勢。故我在營裡每週舉辦軍官團教育，藉以訓練連排長及參謀如何在戰鬥狀況下去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同時，軍官團教育應採用反覆研習、模擬戰況且能找出解決辦法的教育模式去實施，因為戰鬥與群眾暴亂的情況是沒有充分時間運用群體決策去即時因應問題的特殊情境。尤其我很光榮地指出本營經常透過掌握主動優勢與盡量使敵人窮於應付難題的作為，來達到凝聚整體戰力的目的。縱使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但營長可以為部隊建立一個學習型組織的良好環境。

另一種可能造成部隊戰敗的原因則是單靠美軍執行作戰任務以及現地巡查的問題。如果所有任務都有伊拉克士兵的參與就更能強化該國政權的合法性，而且伊拉克維安部隊也較能分辨出潛伏份子的面貌，並有利戰術性對話的進行。還有，伊拉克部隊也能分清不同的阿拉伯語言的腔調，並透過戰術上的質問方式找出最有嫌疑的臥底對象及本地百姓。所以，伊拉克群眾雖然不樂意和美軍打交道，但更不想去直接面對伊拉克維安部隊的問話，因為在此情況下，他們比較情願與自己的同胞交談，甚至告知敵人的消息。故我們有時會利用此種有利情況去對付在本地抓到的

奸細。此外，在我作戰地區的伊拉克人民都知道我軍會依地面作戰規定（Law of Land Warfare）與交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處理群眾問題，但民眾卻無法預料新編成伊拉克部隊會不會沿襲原海珊（Saddam）軍隊那種言行粗暴與凌虐百姓的作風來對付他們。



圖九—2007年9月28日美軍第9裝騎團第2連貝勒奇（Chris Belch）中士，在伊拉克陸軍帶領下執行警戒與搜索任務時正與當地民眾交談中。

圖片來源：休本索士兵（Christopher Hubenthal）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基本上，規劃伊拉克巡查任務的兵力都應派遣武裝部隊來擔任，但我也曾告誡過在科威特城的連、排長，如果巡查工作沒有軍事上的顧慮或任務沒有明確作戰目的時，就不要如此勞師動眾。在我看來，若要為了戰地巡邏的任務而犧牲士兵的寶貴生命，都有可能會鬆動或瓦解地面部隊的士氣。其次，我還主動下授巡查部隊長可以直接決定任務執行或終止的權利，除非是他們與部隊都能了解該件任務目標以及巡查期間的要求重點外，否則各部隊長就可以停止執行這項任務。儘管在我服役於伊拉克的一年裡僅有一位巡查排長下達取消巡查任務的經驗，但我相信適度對部下授權的做法，能讓我方的戰地巡邏工作更能落實與圓滿，同時也讓敵人無所遁形。

再者，服務於伊拉克的資深指揮官也強調在較大範圍的前進部署陣地中更要加強戰地巡邏任務的運用。然而本營作戰地區如果沒有建立巡查陣地恐會影響巡邏任務的有效遂行，還會造成更多的人員傷亡。因此，儘管只在延伸的前進部署陣地執行巡查任務雖可讓我們掌握敵方的可能行動，但作戰地區的部隊會進出頻繁的狀況下還是不能建構或維持一個安全的環境。例如越戰中的美國陸戰隊、英國軍隊的近代戰史以及本營在伊拉克的作戰經驗都可以印證軍方與民眾共同生活才是建立安全環境並確保部隊安全的最有效方法。

在反暴動任務中適切集中與運用戰力是本文主題與內容最主要的學術價值。筆者認為部隊若分別在作戰地區所有任務管制線（all lines of operations；LOOs）上實施不同階段的戰力集中作為是一件不當的做法。因為除非是敵人正準備實施攻擊，否則一旦知道他的友軍準備執行或發動攻擊的消息後，就會轉移到其他且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執行自己的任務。另外，我們也可以檢視軍隊在魯加城（Fallujah）及塔爾阿法城（Tal Afar）遂行作戰任務的兩種實例。曾有一部分的暴民想要留在這兩座城市間戰鬥，而另外一部分離開城市的暴民則想在別的地方從事不同時間的戰鬥，而為了任務地區作戰有利的考量，於是我必須先對下級單位適度分配資源，再根據線民提供的情報執行正確的攻擊任務。假使我先在一個地區集中兵力，接著又寄望先前已肅清大多數敵方地區而剩下區域的敵人就能輕易完成掃蕩，而於另一地方繼續集結兵力去達成任務。這樣一來，作戰地區的任務就很可能面臨失敗的風險。所以，我們要想順利完成反暴動任務，那麼部隊集中戰力後就不可貿然運用先擊敗「位在西邊的敵人」(win in the west)，然後才根據決勝點位置，再凝聚戰力勝過「位在東邊的敵人」(win in the east) 的手段。



圖十一-伊拉克魯加城（Fallujah）地理位置
 圖片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allujah>



圖十一—伊拉克塔爾阿法城（Tal Afar）城堡
 圖片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l_Afar

因此，我們首先要考慮作戰任務的需求，接著才沿著我們作戰地區內各任務管制線（LOOs）上來集注戰力。而我們在任務地區內一共規劃四條線，包含戰鬥任務、伊拉克維安部隊的任務、資訊任務與軍民合作任務（civil-military operations）管制線。尤其，我們不能只偏重其中的一或兩條線，反倒是要在每一項任務與整場戰役中結合這四條管制線，而且必須要同時相互運用，方能使任務有效達成。舉例而言，當我們與伊拉克維安部隊共同實施突襲時，應用了戰術性心戰小組以及我們美軍部隊聯合行動，務必使當地民眾先了解我們的主要目的後，隔天後藉由對人民揮手釋出善意、分發足球、修繕馬路、或發放衣物及食物等手段來發動突襲。在戰役中的每個作戰任務裏統合及同步應用上述四條管制線，可以防阻敵人針對任何一條線的攻擊行動。經過長久時間的驗證得知，每一條管制線都能為我們的任務地區形成縱深作戰的效果。



圖十二—2007年7月2日伊拉克多國部隊一等士官長赫爾（Marvin L. Hill）在伊拉克阿勒丘米爾（Al Jumia）村莊分發食物給當地兒童。

圖片來源：賽門上士（Neil Simmons）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作戰任務成功的方法

在我軍重新部署兵力以前，我曾以為在自己的作戰地區能夠擊敗當面的敵人。雖然我不認為在有限的資源下可以完全殲滅敵

人，但我的確在作戰中擊敗敵人而獲勝了。根據我們實戰的經驗，若要在巴格達城南部地區平定暴亂，我個人歸納幾點致勝的方法，列舉如下：

- 一、確保作戰指導明確與任務單純化。
- 二、經常修正戰術作為以爭取先制。
- 三、善用軍民合作而非僅靠群眾關係去執行任務。
- 四、利用戰場空間及各管制線形成的縱深來集中戰力。
- 五、運用戰場空間建立巡查陣地以阻滯、掌控、凸顯與打敗敵人。
- 六、實施連續且周延的空攻、裝甲部隊乘車與下車戰鬥併用攻擊行動。
- 七、整合多管道的人文情報以發動精準的攻擊行動。
- 八、應用特種部隊達成傳統作戰任務與擴充情報來源。
- 九、主動接觸什葉派民眾以獲取情報，並遂行資訊作戰。
- 十、「肅清－控領－重建」專案計畫（Clear-Hold-Build/Project）可以建立內部管制線。

以上我們已經介紹大部分的方法了，我還要強調一些其他方法。譬如執行作戰任務初期我們曾以 M114（車身上半部安置防護裝甲的悍馬車）為主要戰鬥車種，雖然它是性能優異的車輛，可是我們的裝甲戰車與布萊德雷型人員戰鬥車更能有效地保護部隊的安全，也能嚇阻或摧毀敵軍。在過去一年中，營內有 30 部戰鬥車輛遭到擊毀，包含 6 台戰車、10 台布萊德雷戰鬥車，以及 14 台 M114 悍馬車，倘使在作戰過程中沒有善用重型履帶戰車部隊參戰，就很可能導致大量的傷亡。也許有人認為無論是戰車或人員戰鬥車的出現恐會嚴重影響部隊與民眾間的互動關係，但我所關切的第一件事則是保護軍隊的安全，也就是可以確認我方官兵與伊拉克部隊能在戰場上安全無虞地與人民交談，至於他們用何種方式溝通就無關緊要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運用履帶車輛執行任務時，不管車種是 M113 或布萊德雷戰鬥車，我們都會讓伊拉克軍隊跟在裝甲部隊的後方，這樣不但能保護他們的性命，也能使其了解我們確實考慮到他們的生命安全，就像維護自己官兵一樣重要。



圖十三—2005 年 9 月第 3 裝騎團第 3 裝騎營營長布朗（Ross A. Brown）中校（右方）與蓋伊林（Robert Guillen）上尉於準備搜尋一位暴民人員用來引爆路上土製炸彈的位置。

圖片來源：法新社（AFP, 2005）

此外，在伊拉克作戰的歲月中，人員下車戰鬥的頻率逐漸升高。就算我們是重型車輛部隊的裝騎營，可是伊拉克城市裡遂行反暴動任務時，我們要求所有執行地面行動的美軍部隊生理上具備堅忍耐力的條件，如此才能在超過華氏 100 度的高溫下繼續完成長時間的車下戰鬥任務。同時，我們還使用 2 到 18 架的飛機發動 30 餘架次的空襲行動。我甚至認定在伊拉克作戰時直升機是關鍵的武器。因為運輸能量可以加快部隊到達所望的地點，而且攻擊直升機獲得目標情資、擊滅與嚇阻敵人。最後，透過連續動用不同梯次與密集式的空中攻擊，以及最佳組合裝甲部隊步戰協同戰鬥的奇襲方式，都可有效阻滯敵人，並使其難以掌握我軍的行動。



圖十四—2007年9月22日第5伊拉克陸軍師執行工業區建築物搜索任務前由美軍安全掩護下正在街上實施警戒。

圖片來源：亞伯拉中衛（Richard Ybarra）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所以，我們究竟應如何才能夠洞悉擊潰敵人的方法？在伊拉克大家都競相提出各種有效的措施，而且每位官兵都有自己獨到的觀點，但我們整理出以下要點：

- 一、降低作戰地區內本營與伊拉克陸軍的各種衝突。
- 二、擴充可通報有用目標資訊的線民佈署人數。
- 三、增加搜索隱密的武器儲藏洞庫的數量。
- 四、運用作戰地區內願意為本軍工作的當地人或已經實施的援助專案。
- 五、提升願意支持我們創制權或準備行使其民權的地方意見領袖人數（即在鄰近地區獲得伊拉克陸軍支持的政治觀察家）。

當伊拉克維安部隊已經訓練到一定程度時，可以提高他們單獨巡查與賦予地區安全維護任務的工作能量。我們可在作戰地區全面觀察伊拉克維安部隊執行巡查的期間，以及由伊拉克步兵連

（包含營級派出的軍事臨時訓練小組）長期設立的巡查陣地以後與民眾互動的情形，結果我們會發現當地線民增加了十倍之多。而這些從線民獲得的資訊對我軍作戰地區的爭取與維持主動的優勢作為大有幫助。



圖十五－2006年3月美軍裝騎營正在巴格達城南部地區協助第6伊拉克陸軍師第4營第2連進行戰鬥訓練。

圖片來源：www.blackanthem.com/military_2006033008.html。

通常我們一旦獲知敵人的可能行動或地點之後，就會發動突襲去摧毀或封鎖暴民與藏身之處。所以，營長必須建構一個有利任務遂行的線民資訊網路才能戰勝敵人，雖然沒有足夠資金可充分攏絡線民的情況下，會讓我們不能克竟全功地清剿暴力組織，可是伊拉克維安部隊的卻扮演著難以取代的角色，因為本地人士組成的部隊能為我的連排長、戰術人文情報小組與情報參謀提供一個非常有用的線民資訊網路。



圖十六—2007年7月26日美國陸軍索爾多爾(Jonathan Theodore)士官在巴格達城哈汀(Hateen)地區執行搜索任務時與伊拉克民眾交談中。

圖片來源：羅倫下士(Tierney Nowland)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再從資訊網路循環運作的角度來看，我曾閱讀到一篇由葛瑞潘文奇(Andrew Krepinevich)撰寫名為伊拉克『「肅清-控領-重建」(Clear-Hold-Build)戰略運用』的文章，而我非常認同此戰略的基本概念，並試著調整並綜合運用於建置巡查陣地的工作上。還有，此觀念也曾用在突擊兵學校的課程中，以及見到英軍在波士尼亞作戰獲致的成效。另外，土製炸彈對我們部隊安全形成最大的威脅，就算我們很想一舉消滅裝設土製炸彈的敵人與製造者，並摧毀建造土製炸彈的器具，但我們在作戰地區內開設巡查基地以前還是要小心謹慎地做好排除道路障礙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連排長共同研究了一個解決辦法，也就是整合地面探測雷達(ground-penetrating radar)、步兵、防爆處理小組(an explosive ordnance detachment)、戰車、布萊德雷人員戰鬥車與陸航部隊，在戰地運用此種方法的結果顯示，我們

部隊偵測到並引爆 50 餘枚土製炸彈，而且沒有任何官兵發生傷亡的現象。



圖十七—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正在檢查用於專門處理掩埋土製炸彈的機器人。

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Roadside_bomb

無論是從一條已無障礙的小徑到一座被棄的家屋或一件專屬的物品到一個人員身分為暴民的狀況都經過判定之後，我們才會控領房屋，並迅速在周遭建立警戒及規劃長時間的交通管制點。我們也在巡查基地中經常利用車巡結合步巡的方式以掌握道路方面的安全。畢竟，大家也不願失去行動路線的掌控權。因此，我們有效地削弱敵人在馬路上設置土製炸彈的能力。在部隊完成作戰地區巡查基地的建置並維護通往基地路線的暢通以後，我們官兵們就再也沒有人因馬路上的土製炸彈爆炸而喪生了。再者，確保路線的安全能讓部隊由前進部署基地到巡查基地間通行無阻，我們開設內部管制線的有效措施不僅使得我軍可以快速地集注戰力和安全地機動，而且也促使後勤能夠適時提供支援。



圖十八—2007年8月11日美軍戴爾（Dial）士兵執行路況偵察任務中在伊拉克卡爾曼（Karmah）附近佩格薩斯（Pegasus）橋邊發現土製炸彈。

圖片來源：赫利（Matthew O. Holly）中士拍攝，
www.iraqwarnews.net/8-02-07a.jpg&imgrefurl。

雖然作戰地區內部管制線的運用對防禦作戰與後勤支援相當重要，但我們卻經常從事攻擊的任務，故我們也運用警戒線與警戒陣地來加強作戰地區的安全。如果從我方的巡查陣地開始執行攻擊任務，我們就能有效地阻斷敵人通往巴格達城的交通線（lines of communication）以及影響敵方計畫與準備襲擊我們部隊的能力。目前我軍把主要目標放在改善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的軍民合作專案上，因為我們長期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可以提升有限的經濟活動。雖然敵人對我們的巡查陣地不斷地發動伏擊、狙擊與迫擊砲攻擊的行動，但我方則集中直射武器和曲射火砲予以還擊。後來我們透過數位化的方法整合了輕型反迫砲雷達（Lightweight Countermortar Radar）與帕拉丁砲兵連（Paladin battery）的火砲，結果降低了敵方利用迫擊砲攻擊

的能力。同時，也為我軍優勢的火力與砲兵部隊運用於反暴動任務方面找到新的著力點。

結語

當我們主導聯合軍種或多國攻擊任務時，如果伊拉克維安部隊可以表現出愈有信心與能力的態度，就會讓他們獨自去執行更多的警戒任務。如此的做法有效結合我們的戰力與不同任務管制線的各種任務，也完全限制了敵人在人群中任意活動的能力。換句話說，這種彈性做法迫使敵人轉為被動的立場。因為我們採取以上這些大家認同的有效措施，終於在自己的作戰地區內打了場漂亮的勝仗。然而，如果要想持續戰勝敵人，我們仍須爭取更多目前所缺乏的資源。

我利用以下的圖示說明本作戰地區什葉派人民的問題。



圖十九—暴動形成環境循環圖

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基本上，我曾告訴什葉派的民眾，如果生活在一個不穩定且有暴力衝突的環境中，將會限縮經濟投資與造成人民失業，而這也是他們向來最關心的一件事。一旦長期沒有資金投資與就業機會，那麼民眾就可能支持與加入抗爭行動以表達他們無能的政府與美國企業的不滿，因而導致暴亂活動持續滋長。這樣一來，更多的暴動就會直接影響到一般人民、民眾財產、伊拉克維安部隊與我們裝騎營的安危。於是，我對什葉派群眾提出建議，提醒大家必須設法改變從不安全及不穩定生活軸線開始惡化的循環圈，也希望民眾與美軍相互合作以反制暴動，這樣也是唯一能營造安全生活環境的辦法，因為透過軍民合作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暴亂活動並找回他們應獲得的經濟利益。

現在我回顧過去的經驗得知，我們在作戰地區必須克服的最大問題就是伊拉克人民與部隊合作的意願，以及伊拉克維安部隊執行反暴動的能力。最後，我還要提出確保安全與處理暴動的觀點，那就是如果沒有激發民眾的道德勇氣與大力支持，則任何決定性的所望戰果都將會落空。還有，民眾如果不願意信賴伊拉克維安部隊，則這支共同合作的軍隊就根本不會像我們決心要建立一個新伊拉克國家一樣地投入工作。如此一來，我軍自然就會陷入孤軍奮戰的僵局。同前所述，我們絕不會擁有豐沛資源去平定作戰地區內的暴亂，我們期望達成勝利所投入資源也不會從國力的其他方面獲得。事實上，我們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實質的支援，縱然美國與伊拉克政府的外交、財政與警力單位能夠給予支援，可是這些援助不是杯水車薪就是緣木求魚的假象。

總而言之，在我離開伊拉克時，仍然深信如果可以提供部隊希望面對的環境與投入足夠的資源，我就會為充滿希望的明天在原作戰地區努力奮戰到底。

譯者簡介

陳正強上校，陸官正 76 年班，裝校正規班 87 期，美國裝校高級班 1995 年班，國防管理學院資源管理所 14 期，國防大學陸院 91 年班，國防大學戰研班 91 年秋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陸軍學部。